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三十五回 司馬空八卦山投書 童海川比八卦打燈

上回書正說到：十老請八卦，老俠王十古決定隨同海川他們去昆明，回到內宅取軍刃，又把事情跟老妻王大奶奶說明，為了朋友，要去八卦山一些日子。對於這件事，老太太倒沒阻攔，只說：「你去吧，想著看見李昆兄弟替我問候。」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王十古圍好了十三節骨鞭，小包袱打好，乾坤太極圖放在裡頭，家裡都安置停妥，大家從這兒起身登程，就奔鐵善寺來了。

非止一日，來到鐵善寺，順山道往上走，直奔鐵善寺的山門。遠遠地往鐵善寺瞧，喝！門口可聚了很多的人，自從他們爺兒十個走後，鐵善寺的人就盼著。老俠於成告訴二爺侯杰，每到晚上多加點小心，萬一王爺要出點什麼事，你我都擔不起！甯說出外頭跟人家八卦山鬧著事哪，就鐵善寺請來的這些人裡，也還有好些個二五眼的哪，我們不得不防。於老俠、侯二爺白天陪著王爺在一塊兒說話，計算日期，琢磨著要來嘛可就該來了。這個時候，一個小僧跑進來：「彌陀佛，王爺，諸位老英雄啊，山下來人了，我家老當家的亞然和尚陪著很多人，那裡頭還有一個老人，生朋友到了。」王爺他們唸啦一下子，二百多位東西配殿的人全跟著一齊往外走。濟慈和尚頭前帶路，來在山門外，大家眾星捧月地陪著王爺。王爺這高興呀，抱拳道：「眾位，把王老俠客請到了？」海川給王十古介紹道：「哥哥，這就是當今萬歲康熙爺的四皇子雍親王爺。」王十古搶步進身跪倒了磕頭：「草民有何德能之處，敢勞王爺玉葉金枝您出寺迎接？我給您磕頭道謝！」「哎呀，老俠客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一見，緣在三生，休要行禮，折殺胤禛，快起快起。」

眾英雄往裡走，一直來到東配殿。大家落座，全陪著王十古坐著。王爺可說：「哎呀，你們爺幾位來得很快呀。」老俠王十古把自己的事情都說了，然後問王爺：「王爺，您看這事情，草民來了應當怎麼辦？」：「王老俠，你是武林道的前輩，本爵對綠林道是個門外漢，你跟太極公是朋友，他手下的孩子們跟海川鬧了事，北京城大內盜走了國寶，此事皇上十分震怒，命海川待罪捕盜。皇上既然震怒了，事情就不好辦，但只要國寶還了朝，剩下的事都好辦。」王爺給王十古這麼一個槓槓：翡翠鴛鴦鐲得給了皇上，韓寶、吳志廣到底怎麼樣都不要緊，到時候報一個畏罪自殺，皇上也沒處找去。王十古也把自己來時所想的跟王爺提了：「草民跟李太極確實是個朋友，人家太極公太極十三式自成一家，藝壓武林，是多年的成名前輩。我王十古打算寫封信，讓他定日子約草民進山跟他談談，或是請太極公到鐵善寺來，由他去定，到那個時候見面再談。」王爺點頭：「老俠客，這是第一步，太好了。」拿過紙筆墨硯來，王十古提筆在手，一揮而就。寫完之後，給大家念念，裝在信封內說道：「海川，你說派誰去好呢？」剛說到這兒，旁邊有人念佛：「無量佛，王老俠客，貧道願往。」大傢伙兒一抬頭，原來是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空。王老俠說：「哎呀，司馬仙長啊，您這一次千里迢迢長途跋涉，把我王十古接到鐵善寺，坐未安席，您又要下書去，我王十古心中很不安寧，還是派別人去吧。」「無量佛，王老俠，一來貧道也不累，二來我想派個弟子去，就不如派個大人去。您說呢？」王十古點了點頭：「振遠賢弟啊，還是你們爺兒幾個拿主意吧。」「啊，道哥要去，那就請道哥辛苦一趟吧。」

南俠換了一件道袍，把書信揣在懷裡，手裡拿著拂塵，辭別眾人，從鐵善寺下來，直奔八卦山。南俠司馬空到底是什麼心呢？司馬老仙長想得也很多。老爺海爺金元告訴三小，回廟後設法請王十古，南俠司馬空自報奮勇，也跟著去了。南俠又跟於爺想得不一樣。南俠心想：這又何必呢？鐵善寺這麼多人，非王十古不行，那麼別人就不可以斡旋斡旋嗎？現在把王十古請來，有這麼一個機會，我拿著信去，憑我司馬空的名譽，憑我司馬空的身份，憑我司馬空的三寸不爛之舌，准能夠順說李昆，獻出國寶。看來，這南俠也惦著露個臉。

等到了金家酒店，順著柵欄門往裡走，挑簾籠進了屋子。花斑豹金榮帶著兩個伙計都在屋子裡，等南俠一進來，金榮趕緊過來。司馬老仙長上下打量金榮，看他還真有個相。便問：「無量佛，您是酒店掌櫃的嗎？」啊？不錯，花斑豹金榮就是在下。請問仙長，您是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仙長吧？」

「喲，金寨主，正是貧道。我這一次到這兒來，打算拜見你家大莊主，但不知可以不可以？」「老仙長，這樣吧，您既然打算進山，我準備船隻您看好不好？」金榮出去安排，老半天工夫，噹噹跑進來了。金榮陪著司馬空由酒店出來，到南盤江岸的渡口一瞧，啊！這氣勢派可大了，鋪江蓋水的船隻，足有大小八十隻，旗幟招展，每一個船上都有幾名莊兵，卒巾號坎，打著裹腿，綳帕纏頭，手中抱著利刃，如臨大敵。正居中這只大船，已經係好了纜繩，搭好了跳板。這個大船長有八丈，寬也有三丈掛零，一隻大舟船，三十二名水手，四個抱頭的，兩個掌舵的。在船頭，兩塊夾板，三道鐵腰，一丈六尺長的大竹竿，藍緞子三角旗面，白蜈蚣走穗，白火燄白飄帶，金槍頂，紅纓子，上頭有字：雲南八卦山，斗大一個「李」字，被江風一刮，撲嚕嚕嚕，一個勁地響。船上一邊站著四十名垂手侍立的兵丁，八個馬繫上坐著八位莊主爺，那勢派大了。南俠一想：李昆這是什麼意思啊？這是接我嗎？接我也不至於這樣啊。耀武揚威，刀槍林立，這是嚇唬我吧？一定是。南俠正想著，只見人家八位寨主爺下了船來到江邊上。為首的一位問：「哈哈，您是司馬仙長啊？」南俠單掌打稽首，口頌佛號：「無量佛，您是八卦山的李老莊主太極公吧？不才司馬空拜見。」「噢，久仰老仙長的大名啊，總想著到揚州去拜望老仙長，但是我的事情太多未能如願，今天一見簡直三生有幸，哈哈，恕過李昆接待來遲呀。」「無量佛，老俠客，貧道司馬空有何德能之處，敢勞老俠客如此的客套看待，實在不敢當。」彼此寒暄之後都上了船。老俠李昆用手一指，眾兵丁提錯鎖，響串鑼，解纜繩，撤跳板，船篙點岸，橫插南盤江，直接奔北岸。

等來到山口，由打船塢又換乘小轎，直奔山寨而去。只見大片的山峰插入雲端，煙籠霧繞。一排排的莊兵，都抱著軍刃列隊兩旁。南俠心說：這是如臨大敵啊。他也不言語，跟著往上走，轉眼之間來到南莊門。司馬仙長一瞧，李昆這麼闊，怎麼他的家裡連個正兒八經的門樓都沒有？只是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屏風門！實際上南俠不懂，這是八卦連環堡。九個人下了肩輿後，由田子步頭前帶路，引進了正南門。每一道院，每一道門都有重兵把守，全帶著傢伙。司馬空心說：這是幹什麼？眾人一直來到中央戊己土大廳。北俠可沒接出去，他在屏風後頭坐著呢。李昆李太極請南俠上座，哥八個依次相陪。獻上茶來，南俠喝了一碗茶剛要說話，李昆抱拳：「司馬仙長，您是鼎鼎大名的南俠，我弟兄要交你，巴結都巴結不上，您這一次來，使我八卦山蓬華生輝。可有一樣，你要是從揚州九龍觀來，那你我弟兄就至親至厚，你看得起我李昆，移尊下教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得把您打板高供，因為您是從您的廟裡來的。如果您要從鐵善寺來，哈哈，可就兩說著了，您要真的憑您三寸不爛之舌，兩行伶俐之齒，打算順說李昆，你縱有風流侯公之善辯，浪子陸賈之奇材，范睢蔡澤之言，蘇秦張儀之口，恕李昆不奉陪呀。」南俠一聽心說：哎喲，李昆呀，你好厲害呀！我聽劉俊說，人家劉俊到你這下書來，連一個兵都沒瞧見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隨便出入啊，怎麼我司馬空一來，你們兄弟八人擺船隻迎接到江岸，一路之上列武陳兵，這是衝我示威啊！相反的，到大廳我還沒說話呢，你就把我嘴給堵上了，你明知道我是從鐵善寺來的嘛，你怎麼還說出這話？這是不讓我說話。南俠又一想：我到底還是朋友嘛，我該說的就說，至於說你怎麼樣讓我起火、讓我著急、讓我生氣，我可以不著急，不生氣。思索至此，南俠道：「無量佛，李莊主，貧道這一次是從鐵善寺來，但是李莊主你是上三門高門的弟子，侯、童二位也是武林道的高門戶，你們雙方為這件事情，如果爭鬥起來，引起殺人流血，叫武林同道說我們同門自相殘殺，我看這就不美了吧，恐怕叫晚生下輩恥笑。山人這次來，原為的是勸一勸李莊主為什麼不能化吳越為一家呢？雙方彼此多幾個朋友，在武林同道多幾個幫手。老莊主，獻出國寶，獻出二小，不就完了嗎？」

南俠說的是實話，李昆李太極聽完了把臉就沉下來了：「司馬仙長，我剛才說的話閣下沒聽清，還是憑三寸不爛之舌來作說客！讓我李昆交國寶、交二小，束手到案打官司。這可不是我李昆不夠朋友，我不能聽您的。侯振遠、童海川大鬧鐵善寺，掌震濟源僧，這就是衝著我李昆示威，這叫敲山震虎，殺雞給猴看！讓我李昆看看，你給不給國寶，你交不交二小，交了是你的便宜，如其不然，你八卦山就是鐵善寺！我是個泥人，也有三分土性吧，想不到您還衝著我弟兄八人說這樣的話！你要是幫著童海川，打架

不惱助拳人，我姓李的不在乎，你要幫著我，我不敢用，咱們還是刀兵相見吧。來啊，擺隊伍，把南俠送出八卦山。」哎喲，人家往外撞了。南俠雖然說是出家人，也不由得無名火起，李昆，你拿我司馬空不當人啊！有心亮寶劍跟李昆鬥鬥。

其實南俠真的亮出寶劍，人家李昆也不跟他動手，人家會有說話，我跟您無冤無仇啊，我鬥的是侯振遠，童林啊。我把侯振遠、童林打敗了，您要幫忙您上來，我不含糊。現在我犯不上，白饒一命。司馬老仙長一看作說客的辦法不行，也就把氣平下來了。禍福無門，庸人自擾啊，我把人家王十古的信拿出來就完了，我逞這個能幹什麼。想到這兒，便對李昆說：「老莊主，不要著急，這一次貧道到八卦山，一是為了瞻仰八卦山八位莊主的風采，二來有關下的故人托我帶來一封書信，請您觀看。」「啊，您是奉我朋友下書信來的，哎呀，司馬仙長，您怎麼不早說呢？」司馬空一伸手把信拿出來了：「閣下故人廣東王十古托我給您帶封信來。」「哎呀，老仙長啊，恕我李昆冒昧，冒犯仙長，這是我李昆的不對了。」南俠一聽，人家給我作揖是衝著王十古，王十古是他哥哥，沒有王十古這三字，人家敢拿草紙把我捏出去，有王十古這三字，就給我作揖，賠禮道歉。嘿，司馬空心說：李昆呀、李昆，可真有你的啊。南俠雙手把書信遞過去了。李昆李太極把信接過來對胡元霸道：「二弟，趕緊吩咐人預備臉水、漱口水。」準備好了，胡二爺把信接過去，李昆李太極洗了手、漱了口，然後重新捧著書信，衝著鐵善寺，衝著東南方向鞠了三躬。這下可把司馬空的鼻子給氣歪了：李昆嘿！你對王十古就這樣，你對我司馬空就那樣，不都是個俠客嗎，不都鬍子白了嗎，誰能高三丈？南俠氣得直咬牙，可表面上還樂呵呵的站的這裡。李昆看完了信說：「二弟，你們大傢伙兒洗洗手，把哥哥的信接過去看一看。」哥兒七個過來，胡二爺舉著，大家一一過目，閱畢裝好，胡二爺問李昆：「哥哥，王老哥哥這封書信咱信放在哪？」李昆猶豫了半天道：「兄長的書信放在哪也不恭敬，拿到後頭，放到祖先堂去吧。」「是。」胡二爺親自捧著信，送往後面祖先堂。司馬空心說：哎喲！要把我氣死哩！李昆一躬到地說：「老仙長，奉我兄長之托來到八卦山，恕過李昆言語衝撞多有冒犯，我給您準備酒宴，一定盛情款待。」南俠心說：我要吃了你的飯，我非得噎噎不成！便對李昆說：「太極公，不瞞您說，我來的時候已經吃過飯了。太極公要認為可以，您趕緊修書信，貧道我回去。」李昆擺手：「不敢給兄長修書，兄長的書信，我弟兄領了，要是那樣，就請南俠客回到鐵善寺面見我的哥，就說我弟兄八人給他請安了。至於我們弟兄打算怎麼辦，明天我派我二弟胡元霸親自到鐵善寺，一來多年未給哥請個安，二來把我弟兄的心思跟哥哥提一提，那個時候任憑我兄長示下。」南俠說：「無量佛，老莊主，既然如此，貧道告辭。」

「等一等，接您進山，送您出寨。」「哎呀，實在隆重，貧道受寵若驚，我不敢當啊，您就派個人把我帶出去就行了。」「既然如此，金榮把老仙長送出八卦山。」「是。」大家送到莊門，然後金榮陪著司馬空下了山到船塢上船，一篙支來到南盤江的南岸金家渡口。南俠司馬空一個人往前走，過了十八棵楊，老仙長站住身形，回過頭來看一看雲霧盤繞的八卦山，自語道：「無量佛，李昆哪李昆，我司馬空來到你的八卦山，你列隊陳兵，耀武揚威，你這是要嚇唬我呀！我姓司馬的跟你有什麼過結？」嘿，越想越氣，鬚髮皆張，臉也白了，渾身也哆嗦了，嘟、嘟、嘟、嘟，哆嗦成一團。後來一想，我這又何必呢，一個出家人，人稱練氣士，為這麼一點小小的刺激，我八十多歲的人生這麼大的氣，我犯得上嗎？你李昆氣我，我不生氣啊，我姓司馬的比你高，哈哈！南俠回嗔作笑，繼續趕路。沒走幾步又琢磨上了：嘿，李昆呀，我姓司馬的也是個俠客，了不起的人物，可到你那兒惦記往外轟我，但你哥哥的書信一拿出來，你就衝著書信磕頭，哎喲，我跟王十古的分量差得太多了！這麼一想，又氣上了。真是樂一陣氣一陣，氣一陣樂一陣，神魂顛倒，都迷惑了。一抬頭，已經到了蜜蜂嶺。老俠司馬空趕緊調整自己的情緒，心說：叫大家瞧見我這失神的樣子多難堪啊。南俠靜了靜心神，這才趕奔山門，進山門往裡走，來到東配殿挑簾進來。

侯振遠，童林都接到門前：「哥哥，回來了。」然後坐下。「啊，回來了。」南俠跟王爺、於老俠、王十古這些人彼此見完禮。王十古這才細問：「司馬大弟，這一次愚兄請你到八卦山遇見李昆下書信，他對你招待如何啊？」南俠心說：要把我鼻子氣歪了，這怎麼跟人家王十古說啊。「啊，王老哥哥，人家李昆李太極看在您的份上，待我司馬空十分慇懃。」「噢，他又說了些什麼？」「他說您的原書信他留下放在祖先堂內供奉起來，不敢給您寫信，明天派他的舍弟胡元霸親自到鐵善寺面見閣下，一來以慰二十多年相思之意，給您磕頭請安，二來聽聽您的，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。」「那麼著好呀。」
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眾從都在東配殿陪著王爺說話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門頭僧進來道：「哪兒是王十古王老俠客？」「噢，不才就是。」「噢，老俠客，現在有八卦山的二莊主鐵臂猿猴胡庭胡元霸給您請安來了。」「快快有請。」王十古往外迎接，應太和在後頭跟著，一前一後，直到頭層大殿。

這個時候，人家胡二爺就進來了：「哎呀，哥哥，多年不見您倒好啊，我跟我的哥哥弟兄都惦記著給您請安。」說著過來就磕頭。「二弟，請起請起。」

應太和趕緊過來拜見二叔，然後把胡元霸一直請到東配殿。王十古可不能給介紹啊，因為這是八卦山的人，怎麼著也算敵對啊。安排好了座位，人家胡二爺坐下。大傢伙兒看看胡二爺，一身藍，煞著絨繩很乾淨，肋下不也帶刀，搬尖灑鞋白襪子，白剪子股的小辮，還真有個相。胡庭道：「昨天司馬仙長去了，說哥哥您來了，我弟兄都很高興，早就想跟哥哥見面，這次您來，太好了。我哥哥讓我到這瞧瞧您。」「噢，我謝謝兄弟。鐵善寺的眾位英雄俠義跟八卦山的事情，哥哥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，既然哥哥我來了，我希望兩造裡言歸於好，愚兄願意從中斡旋。你跟你的哥哥商量的嗎？是你們哥兒幾個到這來啊？還是我到你們山裡去啊？」「我哥哥跟我提了，讓我跟哥告稟：如果哥哥樂意屈尊下教，請哥哥帶著所有英雄俠義明日進山見面好談，如果哥哥不願意去，那麼我弟兄就來到此處趨前受教。」「哈哈，二弟，太客氣，哪兒能這麼辦！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愚兄准到八卦山。」「好！」王十古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可就不款待你了，請回去吧。」說完以後，王十古和徒弟應太和又給送到山門，看著胡二爺走遠了，爺兒倆回來。到了東配殿以後，王爺問王老俠客：「看這意思明天得去了。」「是啊，王爺，我們合計一下都誰去吧。」有關人員都想去，大傢伙兒呼啦啦站起一幫來，這個說我去，那個說我去，尤其是童海川，急著說：「事情是我的，哥哥，我得去。」王十古道：「兄弟，你自然得去啊，這樣辦，咱們計劃一下。依我看，水晶長老亞然和尚、濟慈和尚，再有二弟一輪明月落九州蒼首白猿侯杰帶著小弟兄，連鐵善寺請的英雄俠義一共二百多位全在鐵善寺保衛王爺，聽候我們的捷報。明日趕奔八卦山的英雄有老俠於成，第二個王十古，第三個司馬空，第四個侯振遠，第五個張鼎，第六個賽判飛行俠苗澤，第七個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，第八個展翅雕鐵掌李源，第九個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，第十個展翅大鵬楊萬春，十一個神刀紅眉叟鄭魁鄭天雄，十二個鐵戟將高林高元甫，十三個長眉羅漢鐵背禪師普照，十四個神手東方朔陶潤陶少仙，十五個狸貓草上飛陶榮陶少華，十六個神行賽羅宣普妙，再往下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、過海烏龍展大旺，加上穿雲白玉虎劉俊，和八卦山裡的北俠，還有金睛紅龍應太和，老少群雄二十一。」王十古把人定好，王爺一看成了，這力量可也真不小啊！這一天就研究這碼事，能辦到哪步，能怎麼個辦法。

到了晚半晌，眾人吃完飯早早的休息。

第二天清晨起來，老俠侯振遠囑咐二弟，又拜托水晶長老亞然跟濟慈和尚，連同外請的這些人好好的保護王爺，千萬千萬不可滋事生非。又告訴張旺、孔秀，一定要把兩個傻小子看住了。大家囑咐停妥了，各自把東西帶好了，由打鐵善寺告辭出來，一直趕奔八卦山。

二十多位老少英雄，僧道俗全有，一路之上說說笑笑，頗不寂寞，幾十里路，微然一加快，可就到了。遠遠地望去，花斑豹金榮帶著八個底下人，沒有帶軍刀，在十八棵楊這兒垂手侍立。時間不大，群雄到了，金榮趕緊過來道：「老俠客爺，金榮給您行禮了。」王十古攙住：「你是金家酒店的金寨主吧？」「不錯，正是晚生。」「哈哈。我到你們八卦山來的時候，你可還是個小伙哪。」「是啊，一晃二十多年了，我也是半老之人了。老俠客的風采，不減當年。眾位，在下有禮。」認識不認識，全作個揖，最後金榮看見劉俊了：「哎喲喝！小兄弟你也來了。」劉俊過來結金寨主行禮。老俠王十古看了看金榮問：「你家主人現在哪裡？」「我家主人現在渡口江岸恭候多時了。」南俠在旁邊一聽，怎麼著，我們還沒來，人家就恭候了，這可跟我來的意思不一樣啊。王

老俠說：「噢，既然如此，金榮你頭前帶路。」

老少群雄在後頭，往金家渡口走。到了金家渡口，遠遠地看去，要把南俠真給氣死了。原來水面空蕩蕩，只聞江水聲，蘆葦深處響著一隻大船迎接客人。

南盤江的岸邊，有四個家人垂手侍立，哥兒八個都在馬紮兒上坐著呢，沒有一個拿刀拿槍的，都是長大的衣服，絲毫沒有列武陳兵的跡象。南俠心說：我來你們怎麼那樣呢？現在你們又這樣，真是欺人太甚了！人家哥兒八個一見王十古等眾人來到，馬上站起來了：「哥哥，哈哈，小弟等候多時了。」

老俠王十古搶步進身，抱腕當胸：「眾位賢弟。」李昆緊行幾步來到跟前：「小弟給您磕頭了。」「兄弟呀，愚兄實不敢當。」王十古跪下右腿，左腿一弓，叫半禮相還，把李昆李太極給攙起來了。「哥哥，雖然說當年您在八卦山屈居數日，我弟兄得聆教益，受益匪淺啊。自從哥哥走後，想起哥哥的尊顏，無日不神馳左右，再盼著哥哥來，關山相阻很不容易。二十多年了，今天兄長蒞臨八卦山，小弟等心裡萬分的高興啊。不過，哥哥啊，您可顯得老多啦，已經白髮滿頭了。」「哈哈，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屈指算來，二十餘載，愚兄跟你們弟兄分手以後，回到家中也是心馳神往，總惦念賢弟，時懷雲樹之思。兄弟，這一次哥哥我來了，給賢弟們添些麻煩。」「哥哥，我們請都請不到啊。」這時候二爺胡元霸過來，跪倒了磕頭：「哥哥，我給您行禮了。」「二弟啊，昨天見過禮了，起來吧。」三爺任光、四爺法禪、五爺賀永、六爺湯龍、七爺、八爺都過來給老俠王十古行禮。說真的，都很恭維尊敬，但是恭維得一點兒都不假，讓你看著發於肺腑，十分至誠，這叫發乎情止乎禮。這一點南俠確實看出來了，人家兄弟是世交。老俠王十古挨著排的見禮，把應太和也叫過來：「給你八位叔叔行禮。」李昆抱拳：「哥哥啊，咱們進山說話兒吧。老俠王十古點頭答應：「全依賢弟。」李昆一招手，大船慢慢地蕩著槳來在渡口，係好了纜繩兒，搭好了跳板，上頭預備了不少的馬紮兒。李昆李太極一招手，解纜繩撤過板，船篙點岸，這才搖櫓橫穿大江，趕奔北岸船塢。

江面兒很寬，江水很平靜，一點兒風絲也沒有。來到船塢下船以後，大傢伙兒稍事休息。恭請諸位從船塢出來，順著山道上山，半山腰兒沒有窩棚和那些帶刀的兵丁了，連來往走道兒的莊兵都看不見。南俠心說：真地道嘿！

怎麼唯獨我來那麼熱鬧哇？眾人往山上走，這次不走南門兒了，從南邊兒往東邊兒轉，轉到八卦連環堡的東南方向，這裡也是屏風門兒，屏風門裡頭就是院子。到這兒李昆不走了：「老哥哥，請吧。」南俠心說：看來李昆待我還不錯！如果下書信的時候人家李昆讓我頭裡走，我非進了迷魂陣現了眼不成。這一來，司馬仙長倒也心平氣和了。老俠王十古心說：你打算拿這九宮八卦連環堡來難住我姓王的？李昆哪，難道我真的連你這小小連環堡都進不來？我看，這是東南方向，按西北的乾宮來說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，這就是巽宮第五門，再往西就是剛才來的那兒，南門兒叫離，再往那邊轉叫坤、兌，這就是八卦八門。老俠王十古前頭帶路，眾群雄來到中央戊己土大廳。

簾櫳高挑，大傢伙兒進去了。北俠可沒在這兒，老少群雄來到屋中，分賓主落座。底下人進來擺好了桌椅。李昆很謙虛：「老哥哥，您這一次應邀請來到八卦山，小弟我事前不知，也沒給您準備好豐豐盛盛的酒席，我想恭請兄長跟大傢伙兒吃點兒東西，回頭咱們再談話。」王老俠一笑：「賢弟呀，來的時候兒已經用過了，現在大傢伙兒還不餓。」李太極點頭：「要是那樣兒，好，獻上茶來！」全都是蓋碗兒茶。王十古喝了一碗茶以後，一抱拳：「賢弟呀，你和海川怎麼鬧得這麼大的事？這年輕人身入武林，奉師命興一家武術，也十分不易。雖說跟你八卦山三次一掌結仇，但是，事情該了也得了哇！」

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我跟賢弟不厚，我跟海川不薄，我想出頭跟兩造把事情了一了，不知道賢弟樂意不樂意？我想賢弟你知道我王十古的為人哪！我絕不能蔑著一個向著一個。」李太極沉了一下：「哥哥啊，唉！怎麼說呢？俠客下山興一家武術是好事，我武林之中又添個門戶，又出了一位正人君子、少年的英雄。我作為八十的人，能不高興嗎？我高興啊。掌打雷春，回來之後我責備了雷春，不讓他再下山。掌打賀豹，回來之後也責備了他，賀豹是背著我弟兄們到的北京城的。說真的，我弟兄都有家教不嚴，疏於管教之責！」

萬沒想到韓寶、吳志廣兩個小冤家，大內盜出國寶陷害童俠客。咱們都是正門正戶，我跟二小說，你們要跟童海川童俠客有仇有恨，你拍門兒找他，這是人物。盜國寶動了萬歲之怒，我八卦山天膽也不敢犯朝廷的王法。但是事情已經出來了，說真的，那時候如果有人來八卦山把事情說清，我李昆情願獻國寶。沒想到杭州播事情完了以後，童俠客北高峰獻藝賀號，接著到了鐵善寺，群雄大會，威鎮鐵善寺啊！我想這是敲山震虎吧？我已經命二弟元霸，把韓寶、吳志廣連同國寶找回八卦山，這您放心，現在都在八卦山呢。我本應當綁二小獻國寶，到鐵善寺去，把人和物都交給童俠客、侯老俠客。我弟兄八人，也要束手到案打官司，打窩主之罪。可無奈這鐵善寺的事情使我寒得慌，這是打出一個樣兒來讓我李昆瞧瞧，真的要按照我自己想的辦，人家綠林同道知道的是說李昆明理，懂國法，不知道的說我懼怕，這樣，我後半生可就不好混了。為此我不敢去。獻，不好；不獻，也不好。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兒，哥哥您來了。我弟兄八人都承您一份兒情啊！」

「賢弟，你也不用客氣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李昆答言：「哥哥來了，沒二話，我當然獻國寶。可是又覺著我弟兄有點虧得慌。」「那依賢弟之見呢？」

「我兄弟八人商量了一下，我們準備了幾手玩藝兒。我弟兄八個人為一組，在場眾位為一組，我們練上來了，眾位也練上來了，你我彼此哈哈一笑，我們把二小綁好之後，國寶拿出，我弟兄八人情願自縛打官司。如果我們練上來了，在場眾位練不上來，哈哈，我們也獻二小、國寶，我弟兄也一樣來束手到案，打窩主的官司。您看好不好？」王十古心說：練上來了你們獻，練不上來嘛，你們也獻，練不上來你們要獻的話，我們還有什麼臉要二小跟國寶哇？那你就把在場眾位二十一個人全撇了。「那麼賢弟呀！你們商量的幾種小玩藝兒都是什麼呀？說出來我們大家聽聽。」「哥哥，這五樣兒小玩藝兒，頭一樣兒是八步打燈；二樣兒空行十六步；三樣兒，就是我們八卦山的哥兒幾個跟你們在場眾位，交流交流武藝，不准傷人，點到而已；第四樣兒，叫蹬萍渡水。」「那麼這第五樣兒呢？」「第五樣兒是平行十三丈五，又叫狸貓上樹。哥哥您看怎麼樣？」老俠王十古聽到這兒，又問：「賢弟，你剛說的五種玩藝兒，是你們弟兄八個人為一組共練一樣兒，還是你們弟兄八位每位練一樣兒呢？還是你們每位這五樣兒全練，然後我們在場諸位，每位也都得練下來呢？還是一個人出來練完了就算交待了呢？愚兄我還不大明白。」李昆也知道，王十古很厲害，他這話不能拉空啊。「老哥哥，我剛才說完了，您沒聽清楚，我們八個人算一個人，誰練都成。您這邊兒在場老少群雄不管多少位，哪位練上來就得算，不是說全都練。」王十古聽了聽道：「噢，這還可以。賢弟呀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開始吧？」「等等。我這兒還有個朋友，我把他請出來。這位朋友要是幫著八卦山，眾位別惱，但是他要是幫著眾位，那麼我李昆也不能挑人家眼。人豈無心，士各有志，雙方都是朋友。」大傢伙兒明白了，李昆說的是北俠秋田。「來人哪。把老哥哥請出來。」時間不大，秋田秋佩兩出來了，除了王十古、應太和、不認得，剩下的都認識。老俠秋田按著大寶劍往外走：「哈哈，眾位仁兄賢弟全到了。賢弟呀，呼喚愚兄有什麼事兒啊？」「老哥哥，在場眾人都是您的朋友，您是從鐵善寺到小弟我這兒來的，您在我這兒呆的日子可不少了。今天我們是這麼規定的，鐵善寺的群雄算一撥，我們八卦山的算一撥兒。我們準備在八卦山試五樣絕藝。但是哥哥是朋友，您願意參加哪頭兒，就參加哪頭兒。您看好不好？」「噢，這麼回事兒啊。我在八卦山這兒住著，應當參加八卦山你們弟兄這頭兒。」海川、於爺一聽，嘿！好嘿！您那邊兒去啦！李昆道：「哥哥，那我謝謝您。」「等等兒。誰都知道八卦山是八位莊主哇，加上我一個算怎麼回事兒？得了，我不往你們這裡湊和了，我呀還是那邊兒去吧，給我搬個座兒。」「啣一！」李昆心說：吃著我們喝著我們，待如上賓，您那頭兒去啦！李昆也不能說什麼。「好，給老人家看座位。」底下人搬過座位來，秋老俠坐到這邊兒後，跟大傢伙兒見面兒，跟王十古彼此介紹，兩人都是成名的人物，提起來全知道。兩位老俠寒暄幾句之後，王老俠對李昆道：「兄弟，咱們開始練藝吧？」李昆點頭答應。

李昆派人把院子收拾好了，大傢伙兒全出來了。老少群雄來到當院，李昆、王十古都用鼻子尖找了找風兒，一點兒風絲兒都沒

有。就在院子正中擺一張八仙桌，桌上放上一盞蠟燈，底下是錫蠟桿，上頭插著羊油大蠟。這根蠟已經剩一點兒了，桌上還放著一個火種筐籬。八步打燈，就是從桌兒前走出八步去，回頭伸手用手掌「啪」一打，蠟燈就滅了。

大家伙兒一瞧都準備好了，李昆李太極說：「哥哥，我先來呈祥呈祥。」

王十古說：「賢弟呀，我們看看賢弟的奇才，向賢弟學學呀。」「眾位給看著點兒，練不好眾位別挑眼。」李昆李太極後脊背緊靠著這八仙桌兒往前走，走到八步這兒，右腳到了，一收左腳，一調臉兒站住，左腳往前一伸，後跟挨地，腳尖兒翹起來，兩手如抱圓球，一個在先一個在後，氣貫丹田，二目凝視，打腎眼兒提一口真氣達於左臂，運在掌心，「哼」了一聲，由掌心出來一股勁力，撲的一下兒，蠟苗兒應聲而滅，雙方都鼓掌叫好兒。李昆李太極等著大家鼓掌過去，面有得意道：「哈哈，哥哥，李昆獻丑啦！」「賢弟，果然好本領。」王十古十分欽佩，正欲與李昆交手，只聽身後有人道：「老哥哥，小弟不才，願陪太極公試此八步打燈。」王十古一瞧海川過來了。

要說三十幾歲能練到八步打燈，就這一手兒，便可以擠身於武林道。王老俠囑咐海川：「賢弟，多加小心。」海川把左腳蹬在李昆的右腳印上，左腳在先，右腳在後，李昆是正身兒，海川是偏式。站好以後，等著底下人打火種，重新把蠟燈點燃著歡了。海川上右步撤左手，伸右手，左手順著胳膊肘兒底下出去，一斜身，一甩臉，也「哼」了一聲，「撲！」再瞧這蠟燈苗兒一一應聲而滅。於爺帶頭兒鼓掌了，更甭說長眉羅漢鐵臂禪師普照了。普照一邊兒喊好，心裡一邊兒罵他師父，我師父怎麼這麼偏心眼兒，我跟師父學的時候兒怎麼沒教這麼好的能為呀？我大師哥也沒教啊。大家伙兒一齊鼓掌。海川打完了往後一撤步，還是原式龍驤虎坐，掌不離胸肘不離肋，一元復始氣歸丹田。海川一抱拳：「獻丑，獻丑。」大家伙兒都讚美一番。老俠王十古過來了：「賢弟呀，你看這一個小玩藝兒，八步打燈就到這兒了吧？」李昆點頭：「老哥哥，不錯，這頭一件小玩藝兒就算成了。」「第二件

呢？」「空行十六步。」核頭粗細的竹桿兒，一共是十六根兒，長一丈一，粗頭兒在底下，細頭兒在上頭。拿著鐵鎚，在當院量好尺寸，一根兒一根兒整理了一個圓圈，合算是半步一根桿兒。埋下一尺深去，地皮兒上頭露一丈，尺寸不能差。這招可就不好練了，人要飛身形起來，在這十六根竿子上走一個圈兒。練這個東西先要在地下平著放上十六塊磚，半步一塊，要走空磚。這走空磚不容易，想往這兒邁步，到時候兒一加快您就走不上了，不是走過去就是踩在邊兒上了。練到走磚如履平地了，正走反走全行了，把磚橫著立起來，再走。這就更不容易啦，接腳的地方兒也窄了，也不穩了，走來走去，這也走熟了，然後把磚豎著立起來，接觸地皮的地方兒就更小更不穩了。把立磚兒再走熟嘍，還要在磚底下撒上綠豆，磚擱在上頭滑的。等這個走熟了，再把米麵鋪的頭號大筐籬往當院一放，就轉這筐籬。在筐籬上頭走熟了，還不行。把粗一點兒的竹竿兒十六根埋在地裡頭，在地皮兒上露出一寸多，在這上邊兒再走，越來竹竿拔得越長，由一寸長到五寸，由五寸長到一尺，一尺長到二尺三尺.....一直長到一丈。練好了這種東西，就能憑物借力。比如說從這房往那房上躡，離著遠躡不到，當中有根兒蘆葦，借著蘆葦一扶的勁兒，就可以上去，這就是蹬萍渡水的真功夫。

等竹竿兒栽好以後，李昆樂嘻嘻地一抱拳說：「老哥哥，還是我李昆呈祥呈祥吧。」「有勞賢弟先練，讓我們大家開闊眼界。」李昆李太極來到這竹圈兒切近，腳尖兒一點地，抱元守一「一鶴沖天」，身輕似燕，起來就頂一丈一，然後往下一落，如同蜻蜓點水，右腳抬起來，左腳正落在這竹竿兒上。右腳抬起來往前一落，還是那太極十三式，中心一點，腳尖衝上，站到前頭那根竹竿兒上。兩隻手如抱圓球，左右襯托，大褂兒一兜風走得十分快，眨眼之間，這一個圈兒走過來，左腳站在一根竹竿兒上，右腳收回來，輕身提氣，竹竿兒都不彎。下來之後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，氣歸丹田血海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，大家伙兒都鼓掌喊好。李昆很謙虛：「王老哥哥，您看，小弟獻丑啦。」「哈哈，兄弟好俊的功夫，不減當年哪！」沒等王十古往下說，旁邊兒有人搭茬兒：「王老俠客，哈哈，老朽不才，陪著我兄弟李昆練這空行十六步。」王十古一瞧，獨佔北方笑靨頭南極崑崙北俠客、秋田秋佩雨。王十古很欽佩：「哎喲，秋老俠客，您老人家練一練，我們大家伙兒開闊眼界。」李昆一瞧心說：今兒一清早兒我們倆還一塊喝豆漿吃油餅兒呢，這麼一會兒，他跑到那頭去啦。秋田道：「我瞧兄弟練得不錯，技癢難撓，斗膽，我也要試試。掉下來再請別位練，掉下來是不算數嗎？」李昆點頭：「練不上來，二十一位中有一位練上來就得。」秋老俠一伸手把大寶劍就摘過來了。劉俊機靈，往前趕一步，把師伯的寶劍拉過來了。秋老俠抬抬胳膊腿，週身上下合適，不繃不掉。老俠客往前走，右手一揪長衫，鞋底兒一點地一拔腰，輕輕地往竹竿兒上一落，這穩當啊，紋絲不動！秋老俠兩隻手左右襯著，隨著往前走，一邁步的時候，左右臂悠起來，眨眼之間就走了一個圈兒。然後從上頭下來。李昆笑著說：「老哥哥，佩服佩服，太好了。」「哈哈，獻丑獻丑，勉為其難哪。我蒙上來了。」雙方又一陣鼓掌。

李昆李太極派人把竹竿撤去，把所有刨的坑兒完全都填平砸實，收拾好了，然後王十古過來了道：「兄弟，這空行十六步咱們就練到這兒吧？」「不錯，老哥哥，也就到這兒了。」「好。這第三樣兒我聽說叫『試藝』呀？」

李昆答道：「不錯，雙方派人吧。」李太極回過頭衝著七個弟弟說話：「你們哪一個過去，跟哥哥帶來的眾位賓朋當場較量較量。武術講究交流，互相切磋，不是當場動手就要誰的命。『遊戲』二字，點到而已，咱們是以武會友，誰也不傷誰。你們誰過去？」五爺火眼金睛莫賀永賀建章一抱拳：「哥哥，待我賀永前來！」賀永賀建章捋了捋自己的鬍子，歸置歸置自己身上，沒拿兵器，邁步過來了。「眾位，我是八卦山的弟兄，排行在五，火眼金睛莫賀永賀建章，哪位過來！與在下較量三合。」剛說到這兒，打西邊兒就過來一位，原來是展翅大鵬楊萬春。楊萬春大高個兒，還真有個相兒，穿著鬍子過來道：「五莊主，在下家住湖南桃源縣楊家莊，名叫楊萬春。我跟五莊主討教討教。」「噢！好！既然如此，老英雄請進招兒來！」展翅大鵬楊萬春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往前一推，掌掛一團風，「烏龍探爪」，對準賀永的胸前，「刷」的一下兒就到了。五莊主賀永上左一滑步，掄右臂一斷，左手一攔拳「單鋒貫耳」，打楊萬春的太陽穴。楊萬春縮頸藏頭一躲，左腳紮根抬左腿，坐腰走掃堂，兩個人封住門戶，彼此道「請」，當場動手，又打上了。在場眾位都是行家呀，全都看著，走行門讓過步，幾個回合過去，展翅大鵬楊萬春就不成了，儘管當時敗相還沒露，但畢竟得輸。果然兩個人動手在十二個回合的時候，五爺賀永拿右腳的腳後跟往起一掛，上左步，對準楊萬春的三里穴，拿左腳就蹬。楊萬春往後一撤，賀永就勢兒左腳一扣地，跟著右步就上來了，「勾掛連環腿」，「啪啪啪」三下兒，正兜在展翅大鵬楊萬春的腿肚子上，「嘭」的一聲，老頭兒楊萬春就出去一溜滾兒。五爺賀永賀建章往後一瞅，一撇嘴，那意思，你還差著哪。

楊萬春起來了，老頭兒臉兒一紅：「哎呀，五莊主，好本領，我楊萬春不敵，慚愧，慚愧，我認輸了。」說完，展翅大鵬楊萬春回隊了，往人群兒裡頭一站，擰擰土，一聲兒不言語了。旁邊過來一位道：「五莊主，真是好本領啊。再下是湖南三老莊的人，神刀紅眉叟我叫鄭魁鄭天雄。鄭某不才，前來討教。」鄭奎往前一趕步，左手晃面門，右手單揚手，掌掛一團風，「丹鳳朝陽」，對準五莊主賀永太陽穴就來了。賀永退左步伸右手，一迎他的胳膊，叫「白虎洗臉」。鄭天雄往後一撤步，賀永右手回來，上左腳一插，左手拳「惡狼扒心」，衝著鄭天雄的心口窩兒就到了。鄭魁鄭天雄滴溜兒一轉身，往西邊兒一閃，二位當場動手又打上了。鄭天雄是玉麒麟司馬良的老岳父，功夫確實不錯。上中下走三盤，招術展開，兩個人的大衫兒兜起風來好像蝴蝶兒，滴溜溜的打旋兒，來回的亂轉。開始一招一式你還瞧得出來，時間一長，腳步加快，身法加緊，兩個人就成了一個人了。二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神刀紅眉叟鄭魁鄭天雄蹦起來，「魚鷹投河式」，雙拳對準賀永的腦門子就打。賀永跨右步用臉閃身，跟左腳往前一立，左手「回身捉鱗」，一領鄭奎的胳膊，右手來了個「小鬼兒掏腮」，就在鄭天雄的左肋下打上了，鄭天雄應聲而倒。老頭兒起來了，擰了擰土：「高明高明，鄭魁失招，我謝謝您哪。」轉身回去了。

賀永連贏兩陣，就有點兒發狂啦。欽戰將高林高元甫邁步往前走，包袱皮兒打開腰中一圍，把自己的雙戟亮出來了。他是天雄的三拜弟，也是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的三拜弟呀。高林雙戟一分：「我跟你討教討教軍刃。」五莊主賀永一退步，回過身來一招手，有兩個家人扛著他的狼牙鉗就過來了，往前這麼一遞，賀永伸手一調臉兒，雙手一合狼牙鉗：「哈哈，好，您怎麼稱呼？」

「鐵戟將，我叫高林高元甫。」說完，雙戟一合往前一趕步，「喇」的一下兒，對準賀建章的胸前便紮。五莊主賀永跨右步，一繃左腳一斜身，合釧往外一掛，跟著滑右步，一斜身，高林往下一矮身，「金牛拱地」，從釧底下過來，右手一搭他，左手戟「仙人指路」，照五莊主賀永的胸前便點，來得很快。五莊主賀永跨左步，一閃身拿釧頭一點，高林往後一撤，分雙戟，兩個人打在一處。也就是七八個回合，高林雙戟走掃堂，人家五莊主賀永一立自己的釧，釧攔衝上，拿釧頭兒一拄地，高林的掃堂就過不來了。高元甫往回一撤的時候，五莊主上左步，斜身再一上右步，照著高元甫的頂梁就砸下來了。高元甫跨右步往五莊主的後背一躲，賀永就勢兒一推後把，由打右面兒一轉，「叭」一調臉兒，這釧頭就到了，奔的是高元甫的胸前。高元甫一瞧，壞了，人家軍刃來了自己躲不開，他橫著往回這麼一拽勁兒，但是肩頭還是讓釧頭給紮了一下，流出血來。高元甫嚇了一大跳，縱身形出來，疼得臉色兒發白，劉俊趕緊過來把高元甫攙起來。

五莊主賀永往後一撤步：「哈哈，看來這位老英雄功夫不錯，但跟我比多少是差點兒。這樣兒吧，還有哪位過來，拳腳軍刃盡你挑。」說到這兒，旁邊兒有人念佛：「阿彌陀佛。五莊主，連贏三陣，好俊的功夫。貧僧不才，當場討教。」墊步擰腰過來往這兒一站，原來是海川的二師哥，長眉羅漢鐵臂禪師普照，手裡頭拿著鑲鐵亮銀槩，頭裡是一個扁片兒，後頭是一個圓桿兒，在圓桿兒的後頭，有一塊短短的橫桿兒，這是木頭的。普照右手一攔後把，左手搭槩桿，就跟划船的勁頭兒一樣。老和尚過來道：「五莊主，好俊的功夫，貧僧普照當場討教。」「噢，普師父，請進招來。」「不用客氣，還是五莊主先請吧！」五爺賀永往前一趕步，一顛自己的狼牙釧，夠奔普照的頂梁就打。普照抬頭一看這釧打來了，後把撒手，「金剛亮臂」，右手攔住這槩桿往起一撩，力量很足，一下就把五莊主的大釧給磕出去了，單手一亮槩，「橫風掃月」對準賀永的脖項就打。別看這槩葉沒有刃兒，要真砸上能把腦袋給削下來。賀永矮身形單釧走掃堂，普照腳尖兒一點地長腰起來，兩個人插招換式打在一處，「喇喇喇」就是十個回合。五莊主賀永一個「金剛亮臂」，擰起狼牙釧一紮普照，普照久經大敵，立刻用銀槩的桿一壓，順著一削，賀永不撒手這手腕子非折了不行，賀永趕緊把大釧就扔了。如果這槩葉兒要是立著戳他，五爺賀永就有性命之憂。普照跨左步一斜身，拿這槩葉兒平著一扇，只扇在他肩頭以上，就把賀永給扇出一溜滾兒去。「彌陀佛，五莊主，嚕哈哈，承讓承讓。」賀永臉色飛紅。

賀永輸了，自己起來擰了擰土，提拎起釧來交給下人回去了。「八卦山還有哪位莊主，與貧僧再戰三合！」正在這個時候兒，鐵臂羅漢法禪僧就過來了。他右手攔著亮銀方便鏟，道：「老師傅，你的功夫不錯呀，把我的五弟給戰敗了，貧僧法禪不才，當場討教。」長眉羅漢鐵臂禪師普照，雖然跟法禪不認得，但知道頭一次杭州播，自己師弟童林就差一點兒把他拍死，也知道法禪很不軟。普照合著亮銀槩道：「高僧，請進招來吧。」「好！」法禪大鏟一合，「嘎楞」一聲響，對準普照的頂梁就劈下來了。這大鏟頭兒比簸箕都大，三面是刃兒，「嘎楞楞」地響著，普照上步一閃身，合槩往外一掛，法禪就勢往下一耷拉胳膊，大鏟就回來了，這下兒正是普照的腳底下。

普照腳尖兒一點地長腰起來，法禪一轉鏟，鏟頭就到了自己的身後，鏟梁在眼前，左手的後把月牙子擎起來，照著普照的脖子就來了。普照往後一撤步，蹦起來上右步一斜身，擰鏟頭蓋著普照的頂梁就砸。就這三下，好玄啦！普照趕緊長腰出去。兩個人越打越快，十幾個回合開去，普照可就不行啦。封閉躲閃，看管定勢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不敢往裡進招了。人家法禪把禪杖施展開來，上中下走三盤，恰如銀龍攪海，把普照就圍上了。普照一個失閃，法禪「橫梁架海」，把普照的亮銀槩就給磕飛了。然後把方便鏟照著普照的胸口一紮，普照橫著一躲，在左肩頭上這大月牙尖子就紮上了，撩了一個一寸多長的大口子，這血「喇」就下來了。普照「噫噫」倒退出好幾步去，法禪往後一撤身，普照念佛：「彌陀佛，高僧的功夫太好了，貧僧輸了」。

金睛紅龍應太和跟劉俊趕緊把老和尚攙下來了。神行賽羅宣普妙拿出藥來給普照點上，止住了疼痛，好在傷不重，衣服破點兒就破點兒吧。法禪看了看大家道：「還有哪位？請過來，貧僧奉陪。」剛說到這兒，旁邊兒有人說話：「高僧啊，好俊的功夫，在下不才當場討教。」原來是常州府北門裡清風巷賽判兒飛行俠苗澤苗潤兩。苗澤通報了名姓，法禪知道這是高人，擰鏟梁蓋頂一擊。老俠苗澤上左一滑步，刀走纏頭裏腦。二位當場打在一處。